

想像的層次

中六禮班 熊嘉欣

在討論想像應是單純些還是複雜些之前，我們先要找出兩者間的分別。曾在一篇文章中看過一個名為《孩子的畫》的故事：一天，老師要孩子們在一張紙上畫上自己喜愛的動物，男孩想畫大象，他告訴老師：「紙太小了，畫不進去！」，最後經個人的想像和老師的鼓勵後，他以二十五張畫紙畫成巨型的大象。故事中的其他孩子均「安分守己」地在一張紙上完成畫作，想像動物縮小為一紙空間的大小，這就是「單純」，然而該名孩子卻「執意」把真實的大象呈現出來，這就是天馬行空，他思考如何把想像付諸實行，而非單純的「想」，這就是複雜。這揭示了複雜想像的本質——想得夠大，夠遠，同時又不忘思考實現理想法的可能。

說到想像，必定會提到的是科學研究。科學家在研究上固然會運用到固有的科學理論，但他們又同時用複雜的想像嘗試去更新，甚至去打破過往的理論，這也解釋了「假設」這部份在科研上的必不可少。正如愛因斯坦曾說：「想像力較知識重要，因為知識是有限的，而想像力卻能包含世界上的一切。」他所指的想像就是打破原有知識上的局限，如有「光纖之父」之稱的高錕早在 60 年代已提出光纖理論，但當時人人都認為他的想像力過於天馬行空，是「痴人說夢」。但他仍堅持想像，不屈服於過往理論的局限，使第一代光纖系統在 1981 年成功面世，大膽、前瞻的複雜想像總在科學領域上力排眾議，生成了一個又一個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發明，創建了一個又一個截然不同的理論，而這又等待下位敢想的人去推翻。由此可見，複雜的想像對推動人類進步的層面之貢獻是毋庸置疑的。

另外，或許複雜的想像是使我們接近真相的途徑。在《分析詮釋學初探（上）：作者已死？》揭示到，在欣賞藝術作品時，基於藝術哲學裏的「詮釋學」理論（即作者的意圖再決定作品意涵上起有關鍵性作用），我們要去努力接近作者的原意，希望人不應作出過度，遠離作者原意的想像和詮釋。但事實上，在藝術創作的過程中，創作者難免會遇到完成的作品與自身最初意圖不一樣的狀況，所以創作者難免有時會在完成作品後，再轉換成讀者的視角，擺脫所謂的「原意」，再以想像去詮釋作品的含意。這正符合「反意圖主義」的理論，主張不受作者「原意」之束縛，允許讀者以豐富的想像去了解藝術作品的含意，正如《讓子彈飛》這部電影作品中，導演姜文從未公開作品的喻意，結果引起了大量中國人詮釋此作品的政治隱喻，片中沒有一句台詞提到中國共產黨，片中的地點，人物也均是虛構而成的，但當中惡霸壓迫百姓等情節令人聯想到六四事件等現世的政治迫害。例如戲中一名叫小六子的人被冤枉吃了兩碗麵而被迫害致死，讓觀眾由此想像，此種看似荒謬的情節會怎樣真實地在現實社會出現？「叮」的一聲，有觀眾突然想到，那不就是在暗示在六四運動中受冤枉死的學生嗎？當然，讀者可以把作品內容當作鬧劇看待，也可以從細節中出發，想像虛幻的情節會以何種形式在現實社會出現，進而了解到作品的「真實含意」。可見或許複雜的想像和聯想是使我們與「真相」逐漸拉近的途徑。

再者，複雜的想像是我們用以對抗服從的武器。要將想像力與順從拉上關係，我認為以中國發展史為例就最為適合不過了。周朝立國後，周公便主張儒家思想，強調封建制度的階級固定，出生在農民家庭，一輩子也會是農民；出生在皇室貴族，一輩子也可以不勞而獲地取得統治人民的權力。在此制度下，地位低下、被壓迫的人佔大多數，但就是任何人也不得階級上作出僭越，相信現代大多數人也會認為此制度荒謬至極，但周朝人民卻沒有起來反抗，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對生活想得「不夠遠」，他們的想像層面只停留在第二日的飽暖問題上，從不願想像打破封建制度後的結果，也就繼續「安分守己」，順從壓迫者的指令。到了宋朝時，西方在進行文藝復興，中國的儒生只在埋首研讀四書五經，不求創新，中西發展的距離也就由此逐漸拉大。但是，中國人也並不是天生缺乏想像力，中國人的想像力其實曾在洋務運動和維新運動中「作祟」，但前者的想像也過於簡單，想像在「中體西用」的變革後中國就能一躍成為世界列強；後者的想像比前者大一些，說要改變腐敗的政體，使當權者受驚得連忙叫停，最終也就導致「幻想破滅」，重返起點。或許是因政治壓迫和「奴性教育」的植根，今日中國人仍吶喊着孔子學院的偉大，中國歷史泱泱五千年，我們仍在等，等想像力擊敗植根在人民心坎中的服從性，解救受壓迫的人民。

簡單而言，複雜的想像是讓人邁向進步，接近真相和對抗壓迫的一點曙光；單純的想像則是不思進取，備受蒙蔽和甘願受壓迫的代名詞。說實在的，人們會如何在兩者中選擇又是要基於他們的心態，若那人對未來想得夠遠，夠闊，就自然會選擇前者；假若那人甘於原地踏步，那就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。在這個追求文明，不斷與苦難對抗的文明世代，我們應該在教育着手，將人們「單純想像」的心態連根拔起，以致我們能抓緊那守住下一代幸福的曙光。